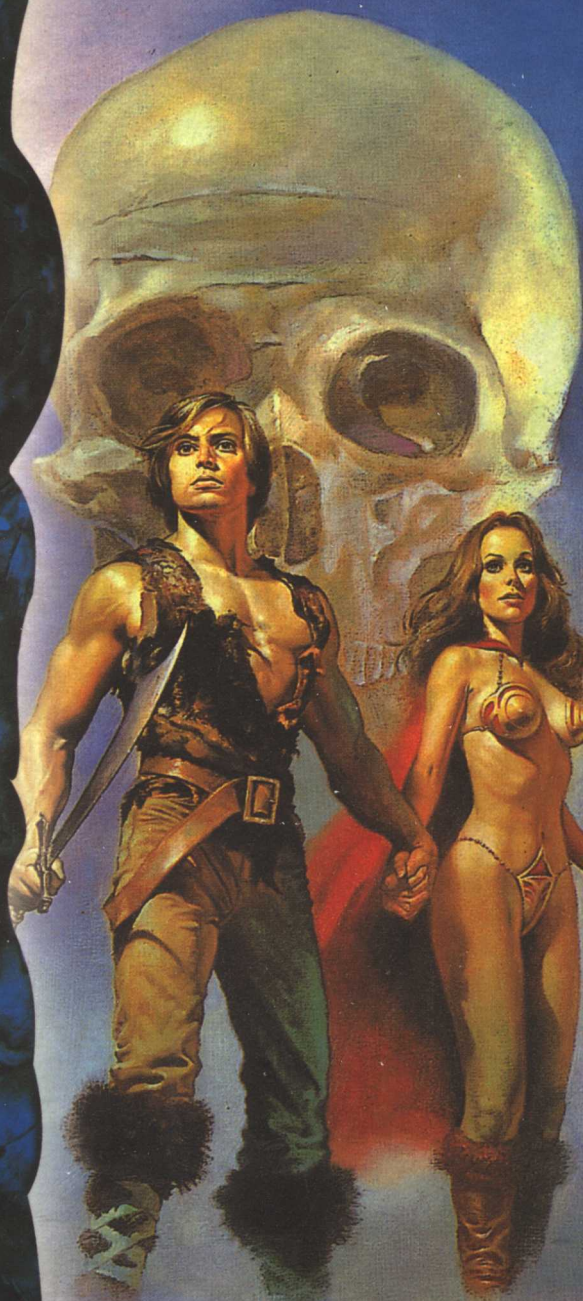


小侠诛邪淫

下

名剑 著



重出江湖系列⑪

小侠诛邪淫

下

名 剑 著

责任编辑:李德民

封面设计:李立

重出江湖系列⑪

小侠诛邪淫(下)

作者:名剑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印刷:甘肃省新华印刷厂

870×1168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530千字

2000年4月第一版 200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7-223-00980-7/I·268 每套(上下)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下)

第十六章	寒梅玉女乐	(1)
第十七章	珠剑缘	(23)
第十八章	连环计	(44)
第十九章	罗刹美女	(66)
第二十章	骤变	(83)
第二十一章	烟雨锦云烟帐	(104)
第二十二章	沥血救美人	(125)
第二十三章	荒园陈尸	(146)
第二十四章	蒙面怪	(168)
第二十五章	龙潭血块	(192)
第二十六章	爱情价更高	(212)
第二十七章	地牢情	(231)
第二十八章	三获奇缘	(253)
第二十九章	伏盗奇技	(274)
第三十章	诛杀邪淫	(294)

第十六章 寒梅玉女乐

“长恨客”嘻笑怒骂，出语诙谐，何曾将“恶灵官”古魄这盛名已久，正邪两道武林人物为之侧目的一代魔头，放在眼底。

是故，“恶灵官”古魄气恼之下，喝开何维中等人，劈出一记“寒水一气”奇门毒掌。

“寒水一气”奇门毒掌，与“神州三杰”门下的“玄极罡煞掌”，南溟恶道妙静之“赤阳罡煞掌”鼎足而立，号称“武林三绝掌”。

“玄极罡煞掌”，气运两仪，功参四象，为内家正宗掌法之冠。

“赤阳罡煞掌”，至刚至阳，掌风炽烈，功力深厚如南溟恶道妙静之流，发掌可以焚毁草木，中掌之人，自难幸免。

而最阴狠、最歹毒的，却要数“恶灵官”古魄这“寒水一气掌”了！

只因“寒水一气掌”原是奇门功夫，练掌之人，首先得具有天生的“七阴绝脉”异秉，并须自幼生长在严水积雪的极寒之地，还要受得住十年之久的凛冽罡风，然后，每日以地穷深藏之“黑朱砂”，按照“铁砂掌”练法，在凛冽罡风中，苦练十年。不管气候剧变，人事无常，十年之功，不可一日间断。否则，练掌之人，“黑朱砂”剧毒内侵，便将功亏一篑，甚或丧命。最轻也将武功尽失，形同废人。

“恶灵官”古魄，原是西域番人，自幼生长在冰封积雪的喜马拉雅山中，身具万人中难见一人的“七阴绝脉”，三十年前，无意中获得“寒水一气”掌法秘诀，便在喜马拉雅山至高至寒之处，苦苦练了十年。

掌法练成，古魄在这二十多年来，只在与西域一大魔头“漠中狐哈赤”争夺之时，使过一次。

那一次，他只用了五成功力，便将“漠中狐哈赤”一掌震飞，寒飙毒腿，并将哈赤那庞大身躯，冻成一块紫黑坚冰，三个时辰之后，化为一滩清水，武林中众所周知。

寻常之人，休道是着他一掌，便要稍许沾上一丝掌风，也无异于阎王发令，鬼卒追魂，想要不死，那得算是绝无可能的奇迹！

不过，“恶灵官”古魄若非遇上“长恨客”这等名不见经传，而又毫不将他放在眼底的狂妄后生，他还不至于轻易施展。

却说“恶灵官”古魄“寒水一气掌”出手，招演“万里冰封”，三丈之内，固然恶臭陡生，阴风惨淡，奇寒彻骨。三丈之外，方圆十余丈内，也全都气温骤变，寒意侵人，竟令“钧天教”长沙分坛坛主何维中及手下数十个立得较近之人，全都浑身颤惊，牙齿捉对儿厮打！

“长恨客”脸色一变，身形晃动，两掌微分，接住“恶灵官”古魄诡异绝伦，歹毒无比的一招“万里冰封”，反手一旋，遥向禹王碑后，缓缓推出……

就在古魄怔忡失神，“长恨客”面色惨变，何维中等人心惊魄动之际，禹王碑后，传出了数声不似发自人口的惨厉凄号……

那声音，像是什么？

像是——

老式屠宰场里屠牛，一刀一刀削掉黄牛脖子下面那块软皮之后，屠夫换过一把尖刀，戮进咽喉血管之中，临死的那一声惨号，还没有禹王碑后传出的声音凄厉！

“长恨客”怔住了！

他没想到“恶灵官”古魄这诡异阴寒掌力，竟是如此残狠毒辣，以致身受之人，临死发出这等残绝人寰的凄号！自己原本只不过想借他的掌力，略惩碑后潜藏之人，谁知又造成无边杀孽。

“恶灵官”古魄，也怔住了！

他更没有想到，眼前这名不见经传，生相也不甚起眼的中年文士，竟具如此罕见身手，修得有内家正宗绝世奇学，身中自己“寒水一气”掌力，不只夷然无伤，且还能阴收阳放，两仪逆运，借力打人，令那隐藏禹王碑后，凯觞“翠玉五凤杯”的武林群豪，悉数作了“寒水一气掌”下的屈死冤魂！

“钧天教”长沙分坛坛主何维中，则不只发怔，他简直呆了，恰似三魂七魄，全都脱离躯壳，成了一个白痴一般。

但，更苦的是他还有思维，他还能想……

因为禹王碑后隐伏的武林群豪，全是应他之约，前来助拳夺取“翠玉五凤杯”的，三湘七泽中绿林道上有名有姓的朋友。

那些人中，包括有湘西“龙山”一派掌门人龙腾，“凤凰帮”内三堂刑堂堂主铁拐银弓邓启元，辰州“排教”大师公独眼飞龙刘伯真，浏阳麻布

大山“飞云寨”二寨主一声雷邬泽，四明山弥陀寺飞叉和尚，以及各门派高手十四人。

那些人之死，虽然是死在“长恨客”手中，但却是中了“恶灵官”古魄的“寒水一气掌”，何维中既为“钧天教”南方大码头的长沙分坛坛主，对本教南方护法的奇门毒掌，自然有个耳闻，何况此时寒风所至，山石凝水，禹王碑后，早已成为坚冰一片，除了古魄有此功力，天下谁还能够？

人是他请来的，因为古魄不过是刚刚才到，他怕以自己分坛之力，拾不下这桩买卖，这才四处搬请援手，古魄一来，他才又让他隐伏禹王碑后，阻断夺杯之人或是持杯主人的退路。

如今，参与夺杯之人，都已在自己与古魄现身之时，全身而退，自己请来帮忙的人，却又全都中了古魄的“寒水一气掌”。

掌发人亡，他向死去诸人的本门本帮，如何交待？尔后在三湘地面，叫他何维中如何立足？

他能说是“长恨客”下的手吗？古魄奇门毒掌，谁人不知？他怎么能分辩得清楚？

事出非常，何维中麻木了……

是故，顷刻之间，岳麓山巅呈现着出奇的静寂。

秋风吹过，几乎可以听得见飘零黄叶，离枝落地之声。

“恶灵官”古魄与“长恨客”两人，眈眈相视，不发一言半语。

寂静沉肃的气氛，格外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禹王碑后，方圆数丈，全都为古魄那“寒水一气掌”的一掌之力，逼起了皑皑寒冰，丝丝冷雾，不只经久不散，且还越来越浓！

大好名山，千秋腾积，只因这几个木然相对之人，和那凭空冰冻的寒冷气氛，加上适才那一阵惨号之声，登时变成了一处阴森鬼域！

启明星现，远处鸡啼，黑夜将尽……

沉寂的气氛，维持了约莫半盏热茶之久……

“长恨客”双眉掀动，郁发龙吟长笑……

“恶灵官”古魄面上神色，瞬息间迭经剧变，沉声道：

“阁下笑些什么？笑老夫奈何不了你，还是笑你自己枉负一身罕见武学，却无法化解老夫一招‘万里冰封’？”

“长恨客”一敛笑声，侃侃而言道：

“一掌之威，收拾了那么多武林豪客，何在乎我‘长恨客’一人？大丈夫死则死耳，纵今在下不是你那奇门毒掌之敌，只能怨我学艺不精。

你那奇门毒掌若是不能奈何于我，也只能说是棋逢敌手，有什么可笑？”

“长恨客”一番议论，对“恶灵官”古魄已毫无轻视之心，敢情他已看出眼前这个魔头绝非徒托虚名之辈，不容轻视。

“恶灵官”古魄，对他又何尝不是另眼相看？听他说完，沉声又道：

“朋友，当今之世，身具内家两仪合运玄功，能以接得住老夫‘寒水一气掌’一掌之力，而又夷然无伤者，朋友可算是绝无仅有之人，你很可能以自傲了！”

“长恨客”应声道：

“武林奇学，浩如苍海，在下一身薄艺，有甚值得自傲之处？何况在下若不藉适才一声长笑之力，将你那奇门毒掌遗留在经络血脉中的一丝余气，炼化丹田，纳入奇经八脉之中，本身以是难以自保，还有什么好自傲的？”

“恶灵官”古魄听完他毫无隐瞒的自白之语，神情甚是激动，急道：

“你说老夫适才那一式‘万里冰封’，虽经你遵阴接阳，阴收阳放的玄门奇学，透体引出，却还在你体内留下了一丝余气……”

“不错！”

“你说你将它炼化了？”

“以尊驾的功力见闻，当能看得出来。”

“那……那么，朋友你今年贵庚多少？”

“在下既非神仙，又不曾服食驻颜灵药，难道尊驾看不出在下步入中年？”

“恶灵官”古魄略一沉吟，又道：

“朋友的师承门派，可以见告么？”

“在下师承门派，不便奉告。”

“既然如此，”古魄庞眉紧皱，回顾何维中，接着道：“何坛主，传令本教弟子，悉数下山，自今日起，本教不再过问‘翠玉五凤杯’之事。”

说完，何维中立即苦着一张脸，传令撤退。

“恶灵官”古魄又向“长恨客”道：

“朋友，老夫奈何不了你，你也奈何不了老夫，这话你可相信？”

“在下十分相信。”

“老夫若是在‘寒水一气掌’掌力之外，再配以‘赤阳罡煞’之类的阳刚功力，朋友你虽具一身奇学，只怕也难以应付，这话你可相信？”

“这个么？在下也十分相信。”

“是故，老夫不愿在此多耗无益光阴，但要与朋友订下半年约期，等老夫料理一些俗事之后，还想与你一搏，以分胜负，朋友可肯答应？”

“可以！”

“长恨客”这“可以”二字，说得截金斩铁，十分肯定。这份豪情，连“恶灵官”古魄这年老成精的绝世魔头，也为之欣服。

沉寂片刻，“恶灵官”古魄又道：

“朋友，你可知道老夫为何有此一约？”

“长恨客”轩眉一笑道：

“三代以下无不惜名者，尊驾成名多年，雄长一方，今日以独门奇学，未能奈何得了在下，自然心有不忿，约期一分胜负，正是人之常情。何况自古以来，两雄便难并立，尊驾当然不能容我。……其实，我又何尝愿意看到异己之人中，有与我匹敌之人？……”

“恶灵官”古魄哈哈大笑道：

“非也！非也！朋友，你说错了！”

“长恨客”讶然道：

“尊驾若是别有用心，那就莫怪在下胡乱猜测。在下年轻识浅，可算得是江湖上藉藉无名之辈，但也不愿与道不相同之人，多谈无益之事。”

他这番说话的神情举止，充满了盎然正气，“恶灵官”古魄不禁心中微感自惭，低头轻叹一声，缓缓道：

“朋友，你越发的离题太远了！……”

“长恨客”双目圆睁，朗声道：

“无论是在下所言离题，还是尊驾别有怀抱，总之不必谈了，尊驾自负既是不凡，何妨六个月之后再行一搏，以分高下。”

“恶灵官”古魄，摇手阻止他的侃侃之言，却道：

“朋友以为老夫与你约期一搏，是因为想要以老夫所学，折服于你么？哈！哈！哈！哈！你也太以小看老夫了……”

长笑有顷，古魄正容接着又道：

“是是非非，真真假假，身为武林人物，而又置身江湖，这些个补什纠缠，盖棺尚且难以论定。老夫出道江湖，垂六十年，逞性而行，本也难怪世人以魔头待我，不过，老夫倒还不是那等徒惜虚名，斤斤计较，不能容物之人，朋友一身绝学，必出名家，老夫眼看武林中又出了你这等英雄人物，高兴尚且不暇，焉能因立身行道之异同，而欲为难于你？何况

老夫……”

“恶灵官”古魄长谈至此，忽发长叹道：

“唉！事未临头，不说也罢。不过老夫诚心告知朋友，来日之约，老夫的确是别有用心。不管你猜疑也罢，鄙视也好，但愿你于六个月后的今日时，来此赴约。”

“朋友，六十年来，丧生老夫掌下之人，何止千百？但你不可认作老夫生性嗜杀，要知近百年武林扰攘不宁，勾心斗角，全都因为流品太杂，难寻一位真正可以托以重任之人，多留一个，无殊多留一分杀孽。是故老夫掌下无情，杀生甚夥，即如今日，朋友你若非身具奇学，照样要在禹王碑下作鬼。”

话完，古魄郁发长啸，并厉声道：

“此地所有武林朋友，全不得再在此稍作逗留，否则休怪老夫手段毒辣。”

“长恨客”剑眉一剔，厉声道：

“放着我‘长恨客’在，古老丈最好不要拿杀人来吓唬他人。”

但，虽有“长恨客”出头壮胆，在场的一众武林人物，事实上也就只有“钧天教”长沙分坛的四百来人，却全都脚底揩油，纷纷撤走。

“长恨客”冷笑一声，昂然卓立。

古魄眼看人都走净，这才哈哈一笑道：

“朋友，六月光阴，老夫并非重要练什么惊人绝学，原因何在，时候到了你自然会全部明了，再见！”

“长恨客”面露疑惑之色，拱拱手道：

“老丈，再见了！”

古魄身形微动，业已雷闪风飘，眨眼不见。只剩下“长恨客”一人，自顾寻思，走向禹王碑后……

此时，东方已现曙光了！

晨曦照临之下，“长恨客”一眼看去……

只见禹王碑后，三丈方圆之内，陈列着一十四块人形玄冰，渐见融化，足证“恶灵官”古魄的“寒水一气掌”端的是厉害已极，“长恨客”不禁为之咋舌。

摇头一声长叹，“长恨客”拔步下山而去。

片刻功夫之后，岳麓山下，牛头洲上，摇来一艘渔舟。

舟上，坐着一俊一黑，风尘仆仆的两位少年。

两少年泊近湘江岳麓山下，拾舟登岸，急急忙忙，赶到禹王碑址。空山寂寂，只留下了昨宵打斗的陈迹，俊美少年跺脚叹道：“五弟，我们来得晚了，唉！……”

书接第二十八回，皇甫子华在广西边境，快近三湘的兴安县城，是夜闻警，出了客栈，与欧阳淑两人，到底如何下落？笔者略费篇幅，在这“岳阳楼”群英大会的离奇情节之前，作个交待。

第二十回八书中，皇甫子华追踪银衫少年，与“钧天教”下之人，发生冲突，最后引出了一位形貌怪异，生性各别的老人，携着皇甫子华，走向越城岭深山密林之处……

那位老人是谁？

那位老人，乃是当代武林之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前辈异人，论年岁已达四个甲子高寿。论辈份当代各门各派长老，最少低他两辈，连“不老神仙”、“武林一圣”等老一辈人物，见他也全得低头。他天山坐了六十年枯禅，出关不过半载。武林同道，谁也不敢提他的名号，他乃修为已达神仙境界的极乐老人。

极乐老人坐满六十年枯禅，再下天山，原本不曾打算过问江湖琐事，但以甫到青海，便遇到了欧阳淑手持“翠玉五凤杯”，到处寻找皇甫子华那时还叫黄竞孙之事。

老人无意之中，听到了南溟恶道妙静及辽东双煞等人，密谋夺取“翠玉五凤杯”，覬觐“天龙上人”所遗“大衍十三式”绝世神功，到处议论纷纷，得知“凝碧血块”已达百年易主之期和许许多多新近发生的奇闻异事。

老人心中一动，想要寻取一个根骨秉赋俱佳的少年，传以绝世奇学，令他取代“武林宗主”，为扰攘不安的武林，谋取安乐祥和大计。

是以，极乐老人才又正式踏入江湖。

在青海之时，皇甫子华，夜战双煞，司马娜（那时叫哈瓦娜）身中笑面狼林同的“喂毒银芒”，小雷神龚奇一旁守护，尊者本想伸手救司马娜一命，却因小雷神冒犯了他，这才出手点了小雷神的“三阴重穴”，饿了龚奇两天。

当时，极乐老人便已看上了皇甫子华。

自此以后，极乐老人在皇甫子华身边，寸步不离，为的是要考察皇甫子华心性。

故而皇甫子华“孤松崖”遇险，以及“光明境”中遭遇，及三峡除蛟，巴东血战，与皇甫子华出关疗毒，再进中原血战河北三老，暨化名“长恨客”，改换形貌追查“霹雳飞魔”，五指山铲除南溟三凶等等经过情形，极乐老人无一不是清清楚楚。

但以他生性奇特，虽对许多至今尚未揭晓的幕后情形全盘明了，却是不曾一现仙踪，指引皇甫子华一条明路，更不会浅露一言半语。

直到皇甫子华在“钧天教”桂林分坛，与欧阳淑劫后重逢，极乐老人经过了如此一段长时考察，才算是认为差强人意，因而决定现身与皇甫子华相见，付以重任。

故而在皇甫子华面临“钧天教”属下高手与“不老神仙”等正派前辈三面对立之际，飘然现身，将皇甫子华引到越城岭人迹罕至之处的“仙游洞”。

前文说过，极乐老人生性奇特，行事只凭机缘，故而在“仙游洞”里，与皇甫子华相处了整整二十四个时辰，却也不曾将他心中所知之事，浅露半点。

却说当日皇甫子华，随同极乐老人绝尘奔驰，前往“仙游洞”去之际，一路上极乐老人有如缄口金人，什话不说，心中不由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位貌似婴儿，而又银须颀忽，奇装异服，连“不老神仙”也尊称他为“老前辈”的怪人，到底是要将自己带到什么希奇古怪的地方去。

一路上，皇甫子华满心疑惑，不住地打量这位老人，极乐老人头上的两条冲天小辫，触动了皇甫子华的灵机，登时想起了如烟往事，心中暗忖：

“五弟小雷神龚奇，在青海被人点了‘三阴’重穴之时，那点穴之人，曾经留下一张便条，落款标记，与眼前这位老人家有些相似。其后，在宝鸡驿老兴隆客栈，金兰手足五人，劳燕分飞之日，又曾在客栈迎门照壁之上，见过那个标记，留言示警，这位老人家，莫非便是那位曾经出现两次，恍若神龙的怪人？”

想忖之间，只听极乐老人笑眯眯道：

“到了！”

皇甫子华停下一步来，纵目打量，眼前是个黯沉沉看不见底的石窟。

极乐老人又道：

“娃娃，你可曾读过太史公的‘游侠列传’？”

“读过。”

“有什么感想?”

皇甫子华剑眉掀动,恭恭敬敬道:

“行道江湖,不只是应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身’,更要紧的,还要能明是非,别善恶,尽一身之所学,为苍生鸣不平,愚浅之见,还请老人家不吝指教。”

“好!好!好!”

极乐老人一连说了三个“好”字,笑着又道:

“娃娃,就你这份心胸,我老人家也得下手了!”

皇甫子华心中一愣,诧道:

“下什么手?……”

“来,来,来,你随我老人家,进入这“仙游洞”里,自然便会知道。”

皇甫子华满怀诧异,但以极乐老人几句平淡之言,却隐含着无法形容的无上威仪,令人无法抗拒。遂不由自主地随同老人,走进了“仙游洞”。

石窟深处,别有洞天。

那是一间方圆数丈,顶悬稀世明珠,白玉为案,翡翠作椅,珠宝珍奇,充塞其间的华鹿石室,是深藏在石窟尽头,一方数千斤重的巨石之后。极乐老人移开巨石,便已全都入目。

石室中央,并列着两个柔发蒲团。

极乐老人走向上首蒲团,盘膝坐下,拍一拍下首蒲团,笑眯眯道:

“来,面南背北,五心向天,盘膝坐下,听我老人家胡说八道。”

皇甫子华如受催眠,果真依然盘膝坐下,却是相距不过咫尺,背向极乐老人。

只听老人呵呵笑道:

“洞是仙游洞,人是过来人,娃娃,你不要心惊神驰,赶快五心向天,返虚内视,我老人家要变戏法了。”

皇甫子华一头水雾,不知道老人弄的什么玄虚,只好依言屏息静坐。

暮感缕缕劲风,恍如强弓劲矢,在皇甫子华措手不及的情势之下,从后面疾袭而来,心忖老人暗施辣手,将自己骗来此间,故弄玄虚,原来是要取自己性命!

一声“不好”尚未喊出声来,只听老人又道:

“莫慌,莫躁,我老人家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对你毫无恶意。

此时你且散去一身功力，静听我老人家施为。”

皇甫子华感觉那疾袭而来的缕缕劲道，只不过是及身而止，周身各大要穴，却已封闭无遗。

所好的，气极运行周身，依然毫无阻碍，且还智珠活泼，灵腑空明。

所苦的，则是四肢五官，以及全身肌肉，无一处可以移动分毫。

眼前情景，这位年轻活泼，周身充满了青春气氛的俊美少年，竟如老僧一般，垂眉闭目，气息入定。

顶门“泥丸宫”里，冒出一股色呈淡青，稀微一绵，袅袅上升的薄雾。

片刻之后，那淡青薄雾，渐渐浓。约经半盏茶时，由淡青转为乳白之色。

极乐老人呵呵笑道：

“好家伙，我老人家只知道秉赋根基，两皆上选，却不曾看出，你还有这一身精纯内功，这倒省了我老人家不少手脚。我说，娃娃！你必然服食了什么天材地宝，灵气内蕴，不曾完全纳入气血筋脉之中发挥作用，是也不是？”

皇甫子华心知老人对自己别有用心，并无恶意，本想将自己巧获“金背鼍龙”灵血及“地脉紫芝”之事，告诉老人，却因此时正在紧要关头，有口难言，连他想要点头示意，也不能够。

极乐老人笑呵呵自言自语道：

“是了是了，你在大雪山中，服食了一个‘地脉紫芝’，我老人家倒是忘了。娃娃，只等我老人家‘玄玄七阳指’搜遍你的全身穴道，去浊存清，你那‘地脉紫芝’灵药之力，便可倒转九宫雷府，全部收为己用。现在，我老人家要交待你三件大事。你要好好记住……

第一，你要知道，眼前‘凝碧血诀’，所遇非人，我老人家要你在‘中州较技’之日，技压群雄，做个英明强悍的‘武林宗主’。

“第二，大丈夫立身行道，要拿得起放得下，无需鬼鬼祟祟，你既然自认是冤深似海，恨重如山，我老人家要你用‘长恨客’三字名头，扬威江湖道上。

“第三，己身恩仇，当报的固然要报，但要记住‘罪在元凶’，古有明训，两手莫沾太多杀孽，常言道得好，‘得放手时须放手，能饶人处且饶人’。

“至于你那四位盟兄盟弟，将是你的左股右肱，只等你查出了‘霹雳飞魔’，洗清了不白之冤，自然要与他们相见，我老人得在青海道上，偶

然得到一对奇珍，那便是老友‘天龙秃驴’所遗，上刻‘太衍十三式’奇学，一正一副的两支绿玉杯儿，我老人将那两支杯儿，连同这‘仙游洞’中，前朝巨寇“金钩穆胡子”留下的满洞珠宝，全都送你，杯儿可交给你那盟兄盟弟参详研练，珠宝可以拿它恤灾济贫，你大概还能安排得了……”

稍停片刻，老人叹道：

“唉！我老人家说得已经太多，天下事万无不劳而获，你那些纠缠的沉冤重恨，我老人家虽然知道，却是不愿再说了，你自己多下点功夫吧！时间到了，你要捺定心情，受我老人家一掌。”

皇甫子华怔得一怔，一支灼热绵软的手掌，已经拍在他的“百汇穴”上……

皇甫子华只感一股无俦劲力，浑如长江大河，自“百汇穴”中透体而入，遍行七筋八脉之中，与自己体内真气合而为一，汹涌澎湃，周身游走。

而本身的两仪真气，登时较前更见阴阳两分，且还活泼得多。

如此约经盏许热茶光景，皇甫子华已经达物我两忘，浑浑噩噩的空灵境界。

……

斗转星移，一天又过。

皇甫子华定中醒来只感天君舒泰，内力陡增，较前进境还达三倍左右，心知那位老人，不惜牺牲本身元气，“开顶输功”，成全了自己。

转头一看，身后蒲团依旧，却不见了那位自己极想请示名讳，深致谢忱的怪异老人。只留下了一张画着梳两条冲天小辫孩子头画押的便条，及两只一模一样的“翠玉五凤杯”。

皇甫子华正心诚意，面向蒲团一拜，然后取过便条，但见上写：

“去休！去休！我老人家天山坐了六十年枯禅，全部白费劲，此地一为别，相逢万里遥，我老人家为了你这娃娃，又得找个大泽深山，坐他娘的禅关去也。”

皇甫子华心忖：

“敢情这位老人家，将他六十年枯禅修得内功，全都输给我了，我要如何洁身自好，行道江湖，来报答他老人家？

随即面向蒲团，再度虔诚下拜。

然后拿起那一双“翠玉五凤杯”，拣取了几件奇珍重宝，打了一个包

裹，封死石室之门，回到兴安城里。

当他走进客栈之时，店小二迎上前来道：

“客官，那位姑娘走了。”

皇甫子华一怔，诧道：

“她走了？”

“是的，客官，你老前夜外出，姑娘清晨起来，寻不到你老本来就打算要走，后来又来了一位老尼姑，听说是姑娘的师傅，姑娘便和老尼姑一同走了，临走之时，姑娘留下话来，要你老不必寻她，她跟师傅到泰山去了。”

皇甫子华心知必是淑姐姐的恩师“泰山神尼”，将淑姐姐携返泰山，只好轻叹一声，收拾行装上道。

刚过黄河，走进湖南境内，眼前尘头大起，迎面碰到七人七骑。

皇甫子华一眼看到七骑豪士，眼睛一亮，惊呼一声：

“古叔叔，你们怎么又进关了？”

敢情那七骑豪士，正是古鸿与手下六人。

古鸿眼看来人一张红脸，声音却与小主人一般无二，诧异之下，才知小主人自从变易容颜，离开桂林之后，尚未恢复原来面目。

主仆相逢，惊喜交集，便在道旁酒楼之上，藉杯酒畅叙别后重逢。

皇甫子华这才知道，“霹雳飞魔”之事，谣传传出长城，古鸿乃是为了保护小主人，故而率领六兄弟，提前入关，赶来相会。

谈话之时，皇甫子华看到两名江湖上下五门人物，对自己的包裹甚为注意，心中一动，暗忖道：

“我何不拿出那两只‘翠玉五凤杯’来，借这两人之口传入江湖，如果与那‘霹雳飞魔’有关之人生心前来夺取，岂不正好追查究竟？”

遂笑向古鸿道：

“古叔叔，我有两只罕见的翠玉杯儿，我要拿出来敬古叔叔一杯。”

古鸿连称不敢，皇甫子华却已取了出来，斟酒相敬。

当天晚上，那两名江湖小贼，动手行窃，皇甫子华早已有备，便令古鸿出面，略施惩戒，却又放了那两个小贼。

是故，“翠玉五凤杯”成双成对，再现江湖之事，遂不胫而走。

古鸿此次入关，带来了“银衫玉剑”皇甫敬当年的成名暗器“玲珑玉剑”。

主仆二人一番计议，皇甫子华一身儒衫，作“长恨客”打扮，与古鸿等七人一前一后，前往湘中。

这一天到永州，皇甫子华独自一人，在“杨柳岸”酒楼用膳之际，忽然听到几位武林朋友在谈论江湖大事。

一个瘦高条儿的中年汉子，正向一个右脸上生着一搭紫记的半老人道：

“胡大爷，听人说起，那个什么皇甫子华便是‘霹雳飞魔’，多少前辈高人，全在找寻他的下落，他怎么胆敢在岳阳楼传出请帖，邀约那些与他订下了‘天绝谷’之约的道上朋友，提前一会？”

胡大爷拈髯摆头道：

“冯老弟，奇怪的何止这个，据我所知，在岳阳楼发出请帖，自称是皇甫子华的人，共有四位，据说其中一位，还是金陵‘抱璞山庄’的钟侠西门大爷。照我看来，只怕是‘不老神仙’他们几位老前辈，因为找不到那销声匿迹的皇甫子华……”

胡大爷右手一抬，虚空画了一个圈儿，接着又道：

“才来了这么一手，逗那鱼儿上钩。”

“冯老弟”一拍大腿，翘起大拇指道：

“胡大爷料事如神，八成儿是这么一个圈套。”

胡大爷面有得意之色，点头道：

“事实如此，明眼人一看便知。”

说完，眯起两支绿豆眼，四面看了一眼，咳嗽一声，又道：

“冯老弟，这等江湖大事，不宜到处宣扬，不过，放着我‘紫面狼’胡奇在永州城里，谈谈倒也不要紧，出了永州城，你可要小心些。”

皇甫子华听在心中，暗暗发笑，忖道：

“这分明是我那西门大哥，为了找我，才用了这么一着，是你自己在疑神疑鬼，却摆着个正经面孔唬人。只是，我要想个什么法子，阻止西门大哥如此做法才好？”

却听另外一个短小精干之人道：

“胡大爷，听说黎家坪‘飞龙寨’寨主‘玉飞龙’金承义，将要传出绿林箭，邀请天下绿林同道到三湘聚首，这又是为了什么？”

胡奇拈髯道：

“这件事你亏得是问我，问别人是谁也不知道，金寨主为的是得到‘夜鹰子’杜衡和‘妙手’黄通两人之报，‘翠玉五凤杯’双双出现在湖南